

我的染血之室

泡泡 灰暗的紧迫性 2018-11-05
17:26

“他凸出的眼球布满血丝，像两颗稀有的弹珠。他力劝我沉思这个旋转宇宙的翠绿之线。他煮又黑又苦的咖啡给我喝，邀我进屋与他共进罗宋汤和黑面包。我从没看过那样的房间，到处是坩埚、蒸馏釜、奇怪的图表和装在瓶中的流血白鸟的照片；还有一幅手工染色的17世纪版画，画中一个雌雄胴体的人捧着金蛋，那双重形体，并存的乳房和老二，平静完整的脸，令我感到奇妙惊迷。”

——《新夏娃的激情》

某时某刻我似乎终于意识到，我前两年到处睡人可能是一种对男性的报复，其实是我在不断发射出一种“你可以侵占我，享用我，但你永远不可能真正拥有我”的信号。因为我主观上认为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挫败感。这几乎是鲍德里亚所言的客体的复仇了。他以“水晶复仇”这一概念隐喻无法被投射的物，解构和逆转了主客体的原有位地位，此处摘抄一段鲍德里亚让大家感受一下他飞大了一般的迷狂：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聚集和分散：从作为体系的物，到作为命运的物，从作为结构，作为结构性符号的物，到作为纯粹符号，作为“水晶”的物。在物的日常构型中，穿越主体，逆转主体与客体/物的辩证法，已经是物的执迷了。如果途径是一种为时代精神所召唤的、批判的结构主义，那么，将物从其当下的决断（使用、交换、功能、等价、目标、同一化、异化）中夺取就已经是跨入镜像之另一边的一种手段。但毕竟，物依旧被召唤着去做意指。这是调查的被动项；这既非命运，也非挑战，在如是的情境下，物最好能做的事情就是隐藏，正如我们已经告诉它的。

水晶则完全不同。它是纯粹的物，纯粹的事件，完全没有开端或终结，如今，它或许说起了自己的传奇。或许现在，在意志奴役的数个世纪后，它也开始了复仇？一切都被逆转为物的谜题，这是被赋予了激情和原始策略的物，一种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恶的天赋的物，这一天赋在根本上比主体更加邪恶、更加亲和，在一场无尽的决斗中，它成功地反抗了主体。”

OK我知道这段话其实什么也没有解释，我纯粹出于私心想发摘抄。抛开这些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讨论，只要加以细想就会发现，我的举动无非是“你能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的进阶实在演绎，这种信号不断自我重复，自我编织，以至于把我自己最终套了进去，我相信了自己是一个傲慢的受害者。这太阿Q精神了，虽然你睡了我但我比你们都高贵什么的。我一点也不怀疑我无非是在逃避生命最早期在男女关系中受到的精神创伤。我不敢面对我的成瘾是因为我对两性关系潜在的无序和不可预知感到巨大的恐惧，我必须获得一些掌控感，哪怕仅仅是在性里。

男人让我感到焦虑。从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他们很容易让我感到两种不好的趋势，要么是我在他们的凝视中毫无存在感，也就是我没有被凝视，像一块令人嫌弃的冷掉的黏糊糊的三明治；要么是在他们的凝视中，我的自由意志和复杂性逐渐隐去，只有一个唯美性感的女性形象慢慢清晰，我的框架脱离内容凸显出来，换言之，一种买椟还珠。无论哪种趋势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男人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我头顶。

我真爱在男女关系里玩乐啊，我爱这种浪子荡妇的快乐，只要有玩伴可结，无论到哪里都是乐园。感觉最早不过是“有一晚，他炼出金子给我”，从此我就开始渴望源源不断的黄金，我狂热地爱上了这种看到黄金却不能一饮的体验。但也因此恨他们，我恨这些黄金质地不纯，我恨炼金术师轻佻散漫没有担当，我恨炼金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一种投射，一种构建。但我似乎始终觉得我有责任做那只盛装黄金的玻璃杯，我要的不是一个好的结局，我要做的是把自己浪掷掉。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那天我在豆瓣上看到一段话说，除了和新认识的人做爱，当代生活还留给我们什么其他带有冒险主义快乐的事情去做了吗？没有，只有做爱，不断的、陌生的、新奇的、危险的、快乐的、痛苦的、我想干点别的什么，可是来不及了，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只能做爱。

这话我是没法同意的。首先我认为活着这事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冒险主义的快乐，你居然在呼吸耶……而你敏锐的心灵所能体察到的一切有可能会震撼你，比如你的那些精神父亲，秋日湖水中酝酿的酒意，盐渍菠萝，一些树，细雨里的另一些树，暴风雨时更多的树，等等。但我认为重要的从来不是做爱，甚至不是做什么，而是人的投入程度，投入程度才决定了体验的深刻程度。既然冒险主义快乐要求一切都是即兴而为，我们到底能投入几分？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只能铤而走险去做爱，因为我们只信任性快感，我们只相信性快感能让我们投入其中。信息的爆炸和普及化已经削平了我们尖锐的好奇心，世界上已经没有新鲜事了，没有什么能获得我们多余的注意力，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成为表象，为了成为互联网上的一张图片或一段话而存在的。一切都还不错，但一切也就都那样。不是来不及，是当代人太想投入了，可是心不在焉，别无他法，只能走一条人人都不大可能会出错的捷径。

我上周去成都玩，见了一个女孩子一起蹦迪，她睡过的男性人数是我的五倍，我们谈论到做爱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说我觉得我是想要被爱，性的那种亲密情境可以让我得到爱的感觉……我可能是试图模拟出一种爱的感觉来填补我无法被爱的情感空洞。她直直地看着我说：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恶心吗？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这么说，不过我猜可能因为她认为从性里面寻找爱的假象既是对爱的羞辱也是对性的羞辱，但我们缺爱女孩又能怎么办呢。接着她说，她喜欢性是因为性很神奇，很好玩，你想啊，阴茎真的能够在另一片空间里播下种子，孕育出生命，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巨大的存在性的可能——

我：……听听现在我们俩谁说的话比较恶心？

不好意思呃因为我是个恐婚恐育恐责（任）的人，所以她话里那种对男性的生殖崇拜，对我来说和女性自我物化来获得爱意基本不分伯仲，总之大家都可怜，你想要神奇鸡鸡我想要被爱。我认为我应该和这个女孩当场相拥而泣。

我最近还面对一个悖论，就是我发现我在两性关系中憎恶和恐惧的每一种issue，都能成为激发我性快感的点，比如羞辱，抛弃，出轨，怀孕，暴力，还有直男癌……我发现直男癌是我最直接的G点。我很高兴我最终可以公然承认这一点。我在批判种种人的恶劣和不公的时候，同时被我所批判之物的破坏力打动着。我总是很偏爱病态，扭曲，刻薄，阴狠，尤其是那些年轻而痛苦的人，他们是天使的材料，还有那些年长而疲惫的人，他们闻起来像废旧工厂里的空汽油桶。所有这些关于性的激情，它们使我破碎，但也让我明白我是爱不完也恨不完的，直立在人类的阴影中，进入那些美丽的脏东西，我是永远爱不完的，我可以永远爱下去。在爱里我同样更易碎，但也更有力量，仿佛初生的人，遗忘他生疤痕。

真人自有风水养，尔等且鹤行着。*

*源朱铜朱的诗《檐下听雨，给——》

欢迎投币